

再版序：驀然回首

驀然回首，《思考中醫》面世已經整整14個年頭，很多朋友見面，熟悉或不熟悉，行內或者行外，都說讀過這本書，都說曾從中受益，有的朋友甚至不止一次地讀過它。從前看起來，這是一本由劉力紅撰著的書籍，今日細細回味，劉力紅不過是個代號、窗口或管道，該流淌的，只要因緣具足，自然會流淌出來，不管是由張三或李四。所以，此刻很想就來來往往中我所能領會到的因由做一回顧，並期望讀者能對這些因由有所感念。

一、進藏

《思考中醫》的主幹脈絡源自《傷寒論》，是跟隨李陽波師父心路歷程的寫照，當然也不乏碩、博期間跟隨導師所做的思考。1991年3月29日，也就是女兒出世的前一天，陽波師去世。對我而言，這個打擊是多方面的，我幾乎是在沉鬱和淚水中迎接自己作為父親的身份。很長一段時間，我陷入迷茫和沮喪，不知道前路何在？1996年暑假，或許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白，或許是為了信仰，我踏上去甘孜藏地的路。之後的好些年，我的寒暑假幾乎都泡在那裏，算來在藏地過了六個春節。

很慶幸自己趁著年輕，能在這片土地上苦苦煎熬的那些歲月，於我而言，這是永遠值得珍惜與憶念的時光。在這裏

我值遇人生的導師，獲得了信心與菩提心是人生最上竅訣的教授。因為導師的指引，人生的路不再迷茫，知道了學中醫的目的是什麼，更明晰了此生的目標和方向。

大約在1998年的暑期，我與朋友張軍（碩士期間同學）一道進藏，出來時徑直到青城山與海訥博士會面。海訥雖是我的師弟（我們一同拜在王慶餘師門下），但之前卻一直未曾相見。我們一見如故。我從跟師談到進藏，意猶未盡，於是相約於次年的暑假在瀘沽湖來一場暢談。1999年的暑期，我們如約而至。海訥帶來了近三十位老外，我除夫人外還帶去了一位特殊的朋友，就是張軍。本來，張軍不是去聽我的課而是去蹭學英語的，因為他一直在做出國夢。只是聽著聽著，聽入了迷。他沒想到中國文化和中醫可以這樣理解，更沒想到枯燥的《傷寒論》竟然這般有趣！他被徹底顛覆了，當然也包括這一幫老外。

在瀘沽湖的十天課程，沒有講稿，全都信手拈來。第一次跟老外講課就如此「放肆」，這得益於陽波師父的教示。在師父的眼裏，中醫是能夠講清楚的，講不清是因為你自己不明白。有了這條底線，已弄明白的自然講得清楚，沒弄明白的，任你如何準備仍是個不清楚。所以任何形式的課其實是沒法做準備的，唯一能夠準備的就是平時你要弄明白。瀘沽湖的這一課，牢牢奠定了之後暑期的外教因緣。臨別，大家自然依依不捨，又相約明年的事，而這位張兄則硬往我褲兜裏塞錢，幾番推阻沒有推掉。塞錢幹嗎？要我回去買磁帶，上《傷寒論》的時候為他錄音。

二、98傳統班

時間到了2000年的下半年，該是我為廣西中醫學院首屆(98級)傳統班上課的時候了。傳統班是我們學院的創舉，顧名思義，是為了在現代的環境裏為中醫尋一條出路，它凝聚著時任院長王乃平博士的心血。這次《傷寒論》課程總共100個學時，為了這次課程，也因為傳統班所蘊含的意義，我做了很長時間的醞釀，第一次認真地寫了很完整的備課題綱。因為有令在身，從第一節課便開始錄音，直到100節課圓滿完成。課程結束的時候，我的案頭已堆了一大摞錄音磁帶。面對這一摞將要寄出的磁帶，我的心中突然浮現出南老(懷瑾)的《論語別裁》，這是我讀過且愛不釋手的一本好書。

恐怕沒幾個讀書人沒有翻閱過《論語》，於我而言，每次翻閱多是半途而廢。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弄不清孔子與弟子們究竟要說些什麼？自從讀了懷師的《論語別裁》，對於《論語》的領悟便可謂別開生面。不僅東西相貫，而且首尾相連。師徒之間的話語每每叩動心弦，精妙處忍不住擊案叫絕。《論語》的零散不見了，《論語》的晦澀也不見了。《論語》可以這樣說、這樣寫，《傷寒論》就不行嗎？行，一定行！隨著文字的轉錄、梳理，完全地無意插柳卻成蔭，這便是後來大家看到的《思考中醫》。

三、去我

雖說只是文字的梳理，這個過程著實不輕鬆，費時年餘。不少看過《思考中醫》的人，都說我很博覽。其實恰恰相反，我讀的書甚少。原因一則是不夠勤奮，更重要的是閱

讀太慢。我自詡是不折不扣的讀書人，因為不論什麼書，我必讀出聲來，至少是心裏要讀出來，否則根本不知道什麼意思。看書可以一目十行，而讀書只能一字一字地讀。這樣的讀書，當然也就讀不了幾部。有一段時間也曾為此苦惱過，買來一堆訓練速讀的書，結果是不了了之。後來轉念一想，天生我才必有用，讀書有讀書的好，看書有看書的妙，何必求全呢？

讀書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培育語感，尤其是好的古書。好的語感一旦形成，寫文章就自然天成，不需要訓練。讀書是眼看、口讀，然後入心，寫東西正好反過來，是由心入口，由口達筆，等到由筆落紙，自然可以入目了。

在梳理文字的過程中，益發覺得這本書不一定只給搞專業的人讀，非專業的人群一樣能讀。這是一個重大的定位轉變！隨著這個轉變，原來擬定的書名——《傷寒論導論》就不大適合了，因為這個書名太過專業。那該給它安個什麼名呢？漸漸地，「我對中醫的思考」呈現在心裏，是了，好像就是它了。我懷揣著些許的疑慮，帶著這七個字四處徵詢意見，都認為這是很貼切的名字，是量身定做的。直到有一天，家裏來了一位方外朋友，徑直在這七個字上打了三把叉，剩下孤零零的「思考中醫」，這才一錘定音了。

今天看來，這三把叉打得太好，打得太妙！因為叉掉了「我」，使原屬於某個人的思考變成了大眾的思考，變成了人人思考。之所以很多人一遍兩遍甚至數十遍地讀這本書，讀到要緊處或慨然長歎或熱淚盈眶或拍案叫絕，就因為這本是屬於他們的心裏話，是他們的思考！當思考不再局限於自我，當自我的界限被打破，神來之筆便隨處湧現。不是因為你博覽群書，而是群書中的某個話題需要在這裏呈現。亦非你見解獨到，而是某處正需要呈現獨到的見解。

去我是開放生命的過程，是展現生命的過程。因為去我，生命的格局變得廣大，因為去我，生命獲得昇華。

四、感懷子仲

從書稿完成到選定出版社還是頗費周折，因為之前為陽波師整理出版《運氣學導論》（即《開啟中醫之門》）的過程，讓我對出版一事畏懼三分。所以，《思考中醫》的出版我最先選擇了南寧，因為可以找到熟人。但最終又因為在圖書編輯的問題上與出版社意見相左，便準備送到北京去出。這時我就此詢問了一位對出版內行的北京朋友，想聽聽應該放在哪家出版社合適？不意這位朋友反過頭來問我：廣西有那麼好的出版社，你為什麼不在廣西出？我疑惑地問道：廣西有很好的出版社嗎？他堅定地回答：廣西師大出版社！看來球被踢回來了。

我回了回神，然後撥通了另一位久未聯繫的老朋友俞凡的電話。俞凡一直做出版，當我跟她談起《思考中醫》、談起廣西師大社時，她很肯定地說：整個師大社也就只有龍子仲能做你的書！後來在俞凡的引薦下，我認識了子仲先生，並因為他對這本書的喜愛，我們成為莫逆之交。在編輯的過程中，有一段時間我們冒著酷暑，赤膊上陣，熱烈而深入地討論書的內涵、書的結構，頁邊那頗為生動的一個個小手指，便是子仲先生的創意。先生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於浮華世界，素位而行，卻不幸英年早逝。嗚呼，知吾者子仲，子仲去矣！

五、訪問清華

事物之間的因因果果，看起來偶然，其實都是必然。辦完了《思考中醫》的出版事宜，我獲得了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訪問一年的資格，那是2002年的9月。踏入清華，對我來說，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清華跟我一介中醫有什麼關係呢？這一年雖不是躊躇滿志，但也有了卻一樁大事後的輕鬆。我很愜意地往來於清華、北大，除完成導師吳彤教授關於複雜性的思考，便是自由地選擇我想聽的課程。

2002年農曆十月初一，又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進入了我的生命，他就是生於清同治年間的王樹桐先生。如果說生於唐貞觀十二年(638年)的一位農民——惠能大師，影響和改變了他之後的中國文化，那麼，1,226年後，生於遼寧朝陽的另一位農民——王樹桐，亦將對其後的中國文化產生今人尚難意料的影響。又，如果孔子五十之後學易，並用其後來的歲月向世人演繹出《周易》的宏偉事業，那麼，2,400多年後，這位農民則用其一生盡情展現了《歸藏易》的風采。他在一百餘年前就預知了世界格局的變化，預見女性將步入社會並發揮重要作用。為了迎接時代的這一重大變化，自1911年起便開始醞釀女性教育，他以一位微不足道的農民身份，在25年的時間內，興辦了700餘所女子義務學校。他重視女性的社會地位，強調女性的社會作用，提倡新時期的婦德女道。並根據女性的不同年齡及家庭身份，總結出姑娘道、媳婦道和老太太道。於我而言，他更是一位三醫具足(上醫以德治國、中醫以禮齊人、下醫以刑治病)的醫王。他深刻揭示了情緒對生命的根本作用，揭示了情緒之於家庭的重要關聯，家道的核心就是不良情緒的化解過程。這既是家庭和諧的根源，更是社會和諧的根源。先生樸實的話語每如

醍醐灌頂，大大拓展了我醫的格局，三和的理念便是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形成。

子仲曾經與我相約，要我寫一本《中醫環境學》，其實人生最大的環境不在外邊，而在生命與什麼樣的情緒相伴相隨。

六、欽安盧氏

又一番無心插柳柳成蔭。歷經了「非典」的白色恐怖，及廣東運用中醫藥治療「非典」的意外收穫。此時舉國上下對中醫的期待可謂呼之欲出。亦正是在這個時候，《思考中醫》面市了。僅僅半月的時間，首印即空。一月之內，便二次印刷，這在師大出版史上，尚是第一回。而我原本平靜的生活亦就此打破，往來應接不暇，甚至會在機場、在國際航班上被人認出，儼然成了公眾明星。往後十餘年間的很多故事，都與《思考中醫》有關。

瀟沽湖授課帶來的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是，海訥將他的業師曾榮修老先生推薦給了我。這讓我有機會認識清末鄭欽安，學習他的《醫理真傳》、《醫法圓通》，並將學習的感受寫進《思考中醫》。這對於我日後進入盧門，修習欽安盧氏醫學，無疑是重要的前緣。

盧門雖不說深似海，但由於不得已的歷史原因，祖上制訂了不收外姓的規矩。要想進入盧門，就得跨越這條規矩，可想而知，這是異常艱難的。11年過去了（我們於2006年元旦正式拜師），想到投師的這段經歷，亦禁不住唏噓感歎。期間若非師母的憐憫，若非師母大智大勇的周旋，我等斷不能成為盧門的弟子。

跟隨盧師（盧崇漢），修習由鄭欽安開宗、由盧鑄之立派的醫學，於我的習醫生涯既是一次重大的轉變，也是一次飛躍。醫學由岐黃及神農創立，流至東漢建安，已然面目全非。經典的主旨不見了，只有代不如代的家技充斥。仲景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將醫經、經方合二為一，建立了以陰陽六經為主體的傷寒體系。實現了第一次整體性的、化繁為簡的融合與回歸。

歷史往往重複，1,600餘年後，當中醫又一次陷入紛繁複雜的境地，生於蜀地的鄭欽安在飽受儒道文化薰染的前提下，做了另一次化繁為簡的探索。五氣還是一氣，六經還是一經，以及坎中一陽為生命立極之根的陽主陰從觀，無疑都是劃時代的。作為衣鉢繼承人的盧鑄之先生，稱其為仲景之後第一人，並非沒有根據。

後世的醫家中，對於陰陽之間陽為主導這一源自《周易》及《內經》的理並不陌生，比如張景岳、趙養癸、陳修園等，然而到了用上，卻每每看不到這個主導。盧鑄之在欽安的引領下，將「陽主陰從觀」更具體地落實到「人生立命在於以火立極，治病立法在於以火消陰」，並在用上，在臨證的技法上，真正地解決了這一主導問題。姜桂附等溫熱藥恰到好處的配伍及合理的運用，為上述主導的兌現創造了條件，這導致了民間「火神派」及「鄭火神」、「盧火神」等稍帶傳奇色彩的稱謂。

由於實現了上述主導在理事上的一致性，理如此，用亦如此。這使得六經一氣，一氣周流，不再空洞。亦便了知仲景雖說六經，不過是在一氣上用力。氣能流行，乃成化功，流行障礙，乃有六經諸病。明乎此，便能明盧師何以用桂枝、四逆二法演繹諸法，何以以太少二經統攝諸經。在盧師眼中，我們或許尚未入門，要走的路還很遠，但理

事上的融通，臨證上的踏實，於我們自身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七、同有三和

從師的收穫與喜悅，很自然地想跟更多的中醫人分享，我深知現代中醫人的困惑和不易。在與師母的共同努力下，師父同意出門講學，後來的《扶陽講記》面世，以及七屆扶陽論壇的舉辦，都是這一努力的結果。

時間到了2008年，一對深圳的夫婦（《恩考中醫》讀者）前來看我，臨別給我留下了一本書《如何安心如何空》，這又是一本深深觸動內心的書。我在這對夫婦的幫助下，很快與作者楊海鷹老師取得了聯繫。如果說之前生命中的去我只是概念或思想，那麼在這之後可就要真槍實戰了。

2009年4月的某一天，楊師提議我在體制外搭建一個平台，用以將這些年的思考在平台上落地。於我而言，這是一個較去清華更未嘗夢見的事。坦率地說，我屬於十分自覺的那一類人，個人吃飯個人飽，故而數十年裏，只是獨來獨往。搭建平台，意味著完全地破局，這怎麼可能？！我含糊了一陣，沒有直接回應楊師。

在這之後的年餘，每逢我上京請益，楊師都會拿出大段的時間跟我討論中醫，討論平台搭建的各種方略。我則會找出一大堆的困難，一大堆的不可能。終於有一天，我跟楊師「攤牌」了：我之所以追隨您，是為了探尋生命的究竟，不是來搞中醫的！楊師回道：生命的究竟是什麼？生命的究竟不過就是對自我的認識，而自我的認識必須在利眾的過程中獲得完善。你躲在家裏可是無我了，出來遇遇事才知道我是多

麼堅固。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啊！我一時無語。沒有退路了，老老實實按老師的吩咐做吧！

2011年12月8日，在楊師及多位熱心朋友的幫助下，於南寧桃源飯店的二號小樓裏，我們正式邁上了這條搭建平台的路。這個平台以「同有三和」命名。同有三和，是跟隨諸師的所得所獲，亦是我們理解的中國文化之所以廣大悉備的根本所在。過去人們用「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來形容孔子的一生。而有子於《論語·學而》中精妙地道出：「禮之用，和為貴。」是何者之間的和？於外而言，是天地人和；於內而言，是性心身和。同有則源自於《周易》的兩個卦，天火同人，火天大有，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2014年12月，同有三和中醫藥發展基金會在北京獲批成立；2015年三和書院醫道傳承項目在和君的幫助下正式運營，三和公益行亦隨之開展；2017年8月12日，首屆同有三和中醫論壇開啟。一路走來，數不清的辛酸苦辣，我與眾多的同仁們一起成長。我們越發感到，所謂公益，其實是在利眾的過程中，漸漸地淡化或去除自我，這是真實的利益所在！

八、針道之旅

回顧幾十年習醫，我既非勤奮，也非十分懶惰；說不上聰慧，亦不愚笨。但是，總結三十餘年的醫行，竟然渺無針跡，這是不可思議的。《內經》時代，強調五術並重，即：砭石、毒藥、九針、灸熯、導引按蹻。當然，五術之中，又尤重於針。我們以整個《內經》的篇幅看，不論是《素問》還是

《靈樞》，談針刺的內容都遠遠大過其他，這說明從周末至漢的漫長歲月裏，醫事活動的首選是針而非藥或其他。

在醫這條路上，隨著時光的推移，我們能夠看到的一個明顯跡象是，針及其他三術的式微，而藥則日益突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7月1日，第一部由政府頒佈的法令——《中醫藥法》出台了。好醒目的一個藥字！我們不禁要問：其他的四術哪去了？這就是中醫當下的現狀。

醫路上的重藥其實始於張仲景，仲景因為著述《傷寒雜病論》的巨大影響，而被後世稱頌為醫門孔聖。打開其論典（《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我們發現，與《內經》正好相反，論藥遠遠大於論針！而由仲景原序中所言：「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亦可見其一斑。這一重大的變遷為什麼會發生？它的歷史緣由是什麼？作為中醫人是應該去思考的。

醫生作為一個職業並肩負起健康的職責，是近代的事情。過去的醫事活動並沒有職業化的傾向，而是由士人來擔當，也就是說由讀書人、文化人來擔當，醫為通業而非職業。即如張仲景在序中所說的，作為讀書人，必須擔負起「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的責任，這是天經地義的。當然，士人在醫上的水平不一，解決問題的深淺及範圍也就不一。所謂良醫庸醫只是這個層面的指謂，而非關乎職業技術的職稱。

醫的這一通業模式，我們姑且稱之為《內經》模式，其重要或最基本的特徵之一，是健康責任人的界定。健康的責任人是自己，或更多的是讀書人自己。這正如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在其《備急千金要方》序言中所說：「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由於健康責任主體的這一界定，所以，上古聖人的

教化，不是讓我們去開醫院，更不是把所有的「二甲」變成「三甲」（醫院），而是教大家：「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教大家：「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這些做法都不是在門診或住院的過程中發生，而是在平時，在日常生活中。上述界定的根本意義是什麼呢？健康一定是自己的事！當你認為健康是醫生的責任、是醫院的責任，而非自己的責任時，不健康已經在根本的層面發生了。

倘因各種緣由疾病發生了，怎麼辦呢？《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給出的原則是：「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這是一段樸實深奧而又極易被忽視的文字。它的第一重意思，疾病的發生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即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由輕到重，而非一蹴而就；第二重意思，善治者，因明了疾病的發展過程，故於疾病之初起，於其觸手可及處，即施治療，如此不但防微杜漸，防大病於未然，亦且事半功倍；第三重意思，用時代的眼光，站在全民健康的維度，這是更關鍵的一層意思：治皮毛之所以言善，乃因皮毛之治非必專業，皮毛之傷乃人人可及，隨手可癒。而治五臟所以言半死半生，是因為此時不僅病已深入、病已沉重，更為特別的地方是，唯有專業所能及之。此刻，我們重溫《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結尾的一段：「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何謂上工？何謂聖人之治？於此當益更明瞭。

雖然時代不古，人心總有趨難的一面，總要弄到不可收拾才去收拾，總會崇飾其末，忽棄其本，故而醫之專業化走向在所難免。然而，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建設全

面小康，又必須重拾簡易，還醫於民。醫的專業走向，醫的高精尖，此為一端；醫的通業大途，醫的全民走向，為另一端。孔子於《中庸》裏有一句讚歎舜帝的話，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於此我們亦別無選擇。

為什麼要執其兩端，才能用中於民？在魯班門前這是極易明瞭的，因為兩頭一確定，中便即刻呈現了。不過在現實社會裏，這卻是異常艱難的事。往往一旦注重了高精深，注重了專業，就極易忽略普適的、平常的通業。就以針刺為例，《內經》談針刺之所以最多，《內經》時代針刺之所以最常用、最首選，必定是這個方法最方便、最容易得到，亦且最具有大眾性、普適性。那個時候，用針並非專業行為，接受針刺亦非一定要去針灸科，這是家常事，是普通人都能操作的事！《靈樞》被譽為《針經》，其首篇「九針十二原」的所有細節雖然至今仍有未明瞭者，但是，其中兩條卻是決定針道是否能「終而不滅，久而不絕」的關鍵所在。其一，操作上必須「易用難忘」；其二，效價上必須立竿見影，該篇用了四個形象的比喻：猶撥刺也，猶雪污也，猶決閉也，猶解結也。二者缺一不可。缺其一，則必然未終而滅，未久而絕。考察中醫的歷史，針道之所以衰微，《內經》時代之盛況之所以不復再現，我之所以三十餘年有藥無針，一定與上述二者的缺失相關。

2010年的春節前，我收到了一封寄自荷蘭的信函。這封紙質的信，計有十頁，在當今這個電話、電郵、微信十分便利的時代，應屬十分稀有的事。寫信的是我一位旅居荷蘭的中醫朋友，用時髦一點的說法，也算由《思考中醫》會出的一位粉絲。她叫龍梅，出國前曾在成都中醫學院讀過本科，算起來我們還是校友。龍梅也像很多出國的中醫人，定居海外了，原本不當一回事的中醫才真正成為相依為命的夥

伴。在荷蘭操持中醫的頭幾年裏，她主要是用針，凡是手頭能找到的針法她都如饑似渴地學習運用，畢竟這亦是謀生的需要。直到有一天，她在超市偶遇一位曾經經她治療數月而不見起色的患者，本能驅使她要問一問這位患者的狀況，令她意外的是，患者經由一種叫「五行針灸」的針法治療，很快獲得了康復。

五行針灸？可稱自命不凡的龍梅醫生在針海裏摸爬滾打了這麼多年，竟然沒聽過它的名字！好奇心促使她要去問個究竟。接下來的一年多裏，龍梅的整個身心幾乎都浸泡在五行針灸裏，全新的學習、全新的收穫，龍梅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湧動，提筆給我寫了上述的長信。

這是一封龍梅與五行針灸之間以身相許的「情書」，讀罷這封情書，我亦被深深地感染了。「五行」這個名字雖是司空見慣，但因為過於陳舊，且或多或少被認為與迷信或非科學色彩有染，故而在現代人眼中，這並非一個被看好的字眼。然而，正是這個不被看好的字眼，卻在一位西方人手中綻放異彩。他就是華思禮，我稱之為五行針灸在西方的初祖。

「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這是最先記載於《備急千金要方》裏的《傷寒論》的一段序文。從中可見，萬類抑或五藏都稟運於五行的主導之下，而華思禮教授以其殊勝師緣及高妙才識，會通陰陽，探尋出五行於經絡府俞的幽微變化，傳承了五行針灸這一源自《內經》的珍貴法脈，並最終使之由暗流中浮出水面。

五行源於自然，生命出自五行，然就每一位個體生命而言，其生命的個性（或強或弱、或盛或衰、或柔或剛）皆由五行中的某行（或木或火或土或金或水）主持並彰顯。五行

針灸的要旨，便是去發現這一個性並終身護持之。這於每個生命而言，何其美妙！何其神聖！

華思禮教授(1923–2003)的一生，以五行針灸的習傳弘播為其使命，死而後已，費時58個春秋。在晚年的歲月裏，當其見到諸多來自中國大陸的針法歷經時代的洗禮之後，已完全失去本來面目，遂萌生了要將此傳承二千餘年仍不失本色的寶貴針法送歸故土的願望。只可惜韶華不永，華思禮未能於有生之年成辦所願。但值得告慰老人的是，其親傳弟子諾娜·弗蘭格林在弟子龍梅醫生的引薦下，更因為上述那封信的特殊因緣，於2012年起，遠渡重洋，迄今已11次攜弟子龍梅及蓋來到中國，教授傳播五行針灸。六年的辛勞，換來越來越多的國人知曉五行針灸，亦有越來越多的行業內外的學人因感動於五行針灸理念及效用的樸素與奇美，轉而投身於五行針灸的研究和實踐。五行針灸是迷人的，言其樸素與奇美，乃因其輕描淡寫的處治卻能深觸人性，對於時下眾多因工作壓力而不堪重負的群體，真是太當機的法門。然而，若欲成為一名五行針灸師，學人不僅要專注、要一門深入，更要能拋卻習以為常的大腦思維，進入心的世界。也許因為手頭的工作，令我無法一門專注，也許是資質的限制，抑或是其他的因素，對於五行針灸，目前我只能為她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為她重歸故里助推，卻暫時未能於此專修學習。這對於我本人及許多關心我的朋友來說，似乎是一樁憾事。但世上的很多事都有說不清楚的一面，當你在無所求的心境裏成就一件能夠利益大眾的事業時，你自身的因緣亦會悄然而至。

2014年，是幸運的一年。在諸位接引菩薩的錯綜引導下，我遇到了針道上的師父——楊真海先生。初次見面，多少有些客套，針上面我不過是外行看熱鬧，看上去有些歪歪

倒倒的針，其實並不怎麼吸引我，說效果多麼神奇，對於我這樣一位各種江湖都趟過的人，也不會太稀奇。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再成蔭，真海師無意中的一句話卻深深吸引住了我，「我們這個針法就是調中的！」這一年的歲末，我攜夫人進入師門，踏上了不尋常的內針之旅。

如上所述，針刺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故有其精深微妙的一面，然而精深了，微妙了，把握的難度就大大增加，能把握的人就大大減少，亦就背離了易用難忘的經旨。無怪乎時至唐初，孫思邈已感歎：「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於至粗至淺之思，其不殆哉？！」孫真人的悲歎雖有其歷史因由，有其現實背景，但以醫道而言，孫真人的大醫情懷亦不免墮入了偏執的一端。

至精至微如何與粗淺平常打成一片？難易如何相成？益與損如何渾然一體？這便是中之所為，中道之所為！其實，精粗、難易、損益亦不過就是陰陽，陰陽若能自和，一片、相成、一體即非難事了。真海楊師於法脈上的傳繼，甚或於他事上的砥礪琢磨，亦不過為此因緣。孔子於《繫辭傳》中有一段不朽的話：「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我將這段話奉為中國文化的綱領，並將對這段話的切身感受形成文字，作為《思考中醫》英文版的序言。中醫與中國文化的關聯，可以在這裏得到盡情展現。陰陽作為中醫的道統所在，在《內經》的諸多篇章裏可謂用盡其辭。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開首即謂：「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雖說對「治病必求於本」的理解並無異議，這個本就是陰陽。儘管陰陽須臾都不離日用，但由於天地、萬物、變化、生殺、神明，這些高大上的用詞

已將大家搞得稀裏糊塗，讀專業的人都難弄清楚，更何況百姓？日用而不知，便在情理之中了。知且不知，如何去求陰陽？如何去治本呢？

要想突破這個瓶頸，就必須簡化，就必須做減法，損之又損才能回歸於道。天地太遙不可及了，萬物太籠統了，變化、生殺、神明又令人捉摸不定，如此猴年馬月才能求到本上？才能陰病治陽，陽病治陰？那究竟該怎樣來看陰陽呢？左右不也是陰陽嗎？上下不也是陰陽嗎？男女不也是陰陽嗎？直接以陰陽命名的十二經絡不都是陰陽嗎？對！這些都是陰陽，是最接地氣的陰陽，這個陰陽百姓不會不知！此時回觀《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給出的針刺總則：「故善用針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是何等的清晰，何等的明白！至此，真海師父對於承接的法脈——黃帝內針已豁然無疑，對於如何令甚深的針道易用難忘，如何使之大眾化、平民化，如何真正的走進千家萬戶，造福蒼生，心中已然篤定！彈指間走過了數千百年，難易相成，精粗渾然，好一個執其兩端用中於民！

接下去的故事，或傳承，或法理，或規範，已盡述於《黃帝內針》，大家可以從容觀品，並付諸實施。

奉董秀玉先生之命，而有上述的文字，只是寫得長了些。《思考中醫》終究還是來了，來到了她該來的地方。值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北京傳世活字新版之際，值此活字與師大聯袂之際，略述感懷，以會新老朋友。

劉力紅 丁酉孟秋於北京

序

作者是我眾多學生中頗具特色的一位，這個特色不是指旁的什麼，而是指他對中醫，尤其是對經典中醫那不同尋常的熱愛與追求。這在對經典的重視每況愈下，在高等中醫院校紛紛將經典改為選修課的情況下，是難能可貴的，是值得讚許的，也是最令我感到欣慰之處。作者對經典的執著與熱愛，以及作者在經典中醫方面所達到的境界，已在這部書稿中充分地展現出來。相信各位在閱讀過此書後，應該有所感，有所得。

誠如作者所言，經典是中醫這門學問的基礎學科，而這個基礎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東西能夠代替。因此，欲學好中醫，欲在中醫這門學問裏達到較高的境界，就必須重視經典，就必須重視這個基礎學科。欲詣扶桑，非舟莫適。這是古今大師們所公認的必由之路，捨此別無他途。

《傷寒論》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呢？是一部經典，是一部聖人的著述，是一部中醫史上承前啟後的巨著，是幾乎所有的成名醫家共同推崇的一部最最重要的典籍，是伐山之斧，是入道之津梁，而在我看來，更是一部論述疑難病證的專著。《傷寒論》於中醫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正因為其在中醫這門學問裏的獨特意義，引來了這一領域裏的古今中外的醫家們的共同矚目。有關《傷寒論》方面的著述，迄今為止，仍是中醫界歎為觀止的。而在這眾多的著述裏，能像作者這樣如此平實地將甚深的經義娓娓道來者，卻實為少

見。孔子云：「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余信也，是為序。

辛巳十月 陳亦人於南京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